

■乡愁

棒槌声里
水洗流年

陆未

“啪——啪——”，节奏沉实又带着些湿漉漉的回响。那声音来自河边，来自母亲扬起的棒槌。从记事起，这条河与河边劳作的母亲，便是我整个童年最安稳的基底。

我对“干净”最初的认知，并非来自视觉，而是听觉与嗅觉。是“哗啦”不息的流水声，是“咣嗒”错落的捶打声，是肥皂的清新气息混合着河水搅动后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泥腥气。这些声响与气息日复一日从河边漫开，我的母亲与这条河流之间，有一场二十余年的静默温柔的相与与对话。

我记不清那时的年岁，只记得无数个清晨，天幕蒙着一层浅浅的蟹壳青，河面浮着一层乳白的薄雾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踉踉跄跄跑到河边。彼时母亲早已挽起裤腿，赤足踏入水中。六月的河水温软，像母亲舒展的掌心。若是腊月的河水则刺骨冰凉，瞬间能将肌肤冻出浅浅的绯红。母亲先将衣物浸入清流中轻轻摆动，让流水带走表面的浮尘，再将其平铺在青石上，撒上一层肥皂粉。朴素的皂香清淡绵长，是让我安心的味道。

而后，枣木棒槌便缓缓扬起。那根棒槌温润油亮，她举得不高，落下时却带着满心的笃定——“啪！”清脆沉实的声响漫过静谧的河道，惊起芦苇从深处栖息的水鸟。水珠随着捶打之势四散，偶尔溅上她的眉眼，她只轻轻偏头避让，手下的动作从未停歇。一件衬衫，从领口到袖笼，从布面到边角，她捶打得均匀而细致。母亲的神情沉静又安然，她涤荡的从来不止衣物上的尘垢——生活中细碎的委屈，仿佛落在那些看不见的芜杂与灰霾处。

我总蹲在岸边静静凝望，看晨光一点点撕开河面的薄雾，金箔般铺展在粼粼碧波之上，也温柔覆在母亲微微弓起的脊背上。水汽打湿她的鬓发，一缕缕柔软地贴在鬓边。汗珠顺着脸颊缓缓滑落，终轻轻坠入河面，漾开一丝几不可察的涟漪。那时的我还很懵懂，只隐隐觉察，母亲的青春与气力，就这般日复一日融进了河里，悄然流逝，无从追回。

河埠头向来热闹，往来妇人的谈笑声，此起彼伏的棒槌声，潺潺不绝的流水声，嘈嘈切切，热闹纷呈。唯独母亲始终安静。她总走向那块独属于她的青石，经年累月的冲刷与捶打，石面温润如古玉，中央微微凹陷，恰好承托住衣衫的轮廓。

母亲将捶打干净的衣物拢在怀中，像抱着一团柔软厚重的云朵，涉水来到最湍急的河心处。这里的河水清澈见底，水草随波摇曳。她俯身将整团衣物摁入碧波——“哗！”积攒的污垢带着浊色散开，如墨入河，翻滚消散。

母亲的手臂在水中反复轻摆，舒展又有力。一遍，两遍，三遍……衣物在河流中轻轻浮动，变得柔软轻盈，直到浊色彻底被流水带走，衣物恢复原本干净鲜亮的模样。阳光穿透流水，也照亮母亲眼底的温柔。那个俯身临水的身影，借潺潺流水，为一家人换来岁岁洁净与安稳。

漂洗干净的衣物，被她拧成紧紧的麻花，“哗啦啦”，一次次拧落水滴。母亲缓缓直起身，用手背轻轻抵住后腰，溢出一声几不可闻的悠长叹息。

她将湿漉漉的衣物放进竹篮，整理好被溅湿的粗布围裙，微微佝偻的腰身短暂凝滞，才缓缓挺直。那一帧帧缓慢又沉重的画面，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。随后她提起竹篮回家去，水珠滴嗒，在身后的石板路上蜿蜒出一条湿漉漉的痕迹。

很多年后，家里添置了洗衣机。母亲好奇地打量着那个轰隆隆运转的铁盒子，最终只拿它来清洗厚重被褥。她总说：“机器转出来的，没有人气，也没有河水的灵气。”

她口中的“人气”与“河水灵气”，应该是棒槌起落间倾注的心力，是流水清风滋养的生机。我也终于明白，棒槌起落，是普通人对生活最坚韧的坚守；反复漂洗，是平凡人对岁月风霜最温柔的抵抗。母亲倾力托举的，是一家人从容体面的生活。



棒槌声声 (阿伟 摄)

沪上钱业界
与
阿拉“三掌门”

翻阅老钱庄史料，让我引以为傲的是，成立于1917年的上海钱业公会第一届至第九届的正副会长及董事名录中，半数以上是宁波商人。其中，在钱庄史上留下了不朽业绩的三位“掌门人”，更是与阿拉宁波密不可分。

■道老古

孙仰芳

上海钱业公会的前身是沪上钱业总公所，地址在上海豫园的内园。这内园的面积虽说不大，景色却十分秀丽，处处筑亭置竹，极显厅堂楼阁之胜景。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块清代石碑，刻有铭文数行，引以为证：“自乾隆以来，垂二百年，斯园阅世沧桑，而隶属钱业如故。”

第一个要说的钱业“掌门人”是洪念祖，祖籍宁波洪塘，洪家在乡间颇有声望。早在1892年，洪念祖就被聘为上海宏大钱庄经理。他在任职期间，推行规范化账务管理，强化钱庄的信用体系，使宏大钱庄成为沪上名列前茅的大钱庄。1906年，他又参与创办正大钱庄，虽未直接担任经理，但作为两位东家许春荣与王梅峰的代理人，多次参与决策，推动钱庄服务于实业界



内园（沪上钱业总公所旧址）

的融资需求，获得了良好口碑。因此，洪念祖在业界有一个颇为响亮的雅号，人称“洪太公”。

上海钱业公会成立时，洪念祖虽然没有担任主要职务，却主导修订了《上海钱业业规》及营业规则，提出了“合群信义”的理念，为上海钱庄业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另外，洪念祖也是一位恩泽乡梓的仁人义士，他联合洪益三、洪承祁等洪氏族人集资，1908年借禅宗寺为校舍，创办了洪塘私立学堂。此学堂历经百余年月不衰，如今已改称为洪塘中心小学。

第二个要说的“掌门人”，是担任第二届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的王

鞠如，他是阿拉余姚人。在这之前，王鞠如长期担任安裕钱庄经理，长袖善舞，经营有方，短短十余年里，钱庄本金从10万两起步，增长到24万余两。王鞠如在当时上海钱业界享有很高声誉，人人皆知他是一位神奇的操盘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安裕钱庄的老板也是阿拉宁波人，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镇海柏墅方家第四代传人方季扬。安裕钱庄原是上海一家老牌钱庄，可始终业绩平平，直到1912年方季扬经同乡黄伯惠介绍，把王鞠如请来当经理，安裕钱庄才获得腾飞。方季扬对王鞠如十分器重，当时上海钱业界有好事者，把方季扬、王鞠如与黄伯惠戏称为“铁三角”。后来王鞠如跻身沪上钱庄业“掌门人”之一，方季扬与黄伯惠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
1919年，王鞠如当上钱业公会第一副会长。在这期间，首届会长朱五楼年事已高，虽继续担任第二届会长，但他连出门坐车都很困难，只是挂个虚名而已，一切会务均托于王鞠如主持处理。王鞠如行事低调，他在负责制定“洋厘”（银元与银两的兑换汇率）和维护钱庄业利益上作出重大贡献，特别是在“信交金融风潮”中，他与钱业公会同仁们一起咬牙坚持，守住了上海钱庄业的最后一道底线，避免了全局崩盘。

此后，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个“掌门人”手里，他就是阿拉宁波慈城人秦润卿。

秦润卿出生在慈城镇一座名叫藕田墩的老屋里。他15岁到上海协源钱庄做学徒，一步步擢升。41岁那年，秦润卿在钱业界诸多人士推荐下，高票当选上海钱业公会会长。从第三届至第九届，中间除了第六届换了一次会长外，秦润卿连选连任，一共当了六届会长，时间长达15年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上海钱业界第一人”。

秦润卿在担任会长期间，努力推动上海钱庄业从传统会馆制向现代同业组织转型，建立会员大会与董事会议制度。他主持创办的两件实事，被后人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第一件实事是建造钱业公会新

大楼。

1916年，秦润卿带头筹款，购得宁波路山西路口的隆庆里房产，1917年改建竣工，命名为钱业公会大楼。钱业公会大楼有四层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楼面呈券柱式，大门进去就是宽敞的营业大堂，算盘按弄声与银元敲击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，这成为当时钱业界最著名的一处金融风景。整座建筑三开间立面，底层及二层较高，三层阳台外挑，四层顶部为外挑檐板，左右有栏杆，中部逐渐高起形成中心。据记载，钱业公会大楼一层是当年的钱业市场，二层是会议室，三层四层为办公室和图书阅览室，还建有地下公共保管库。隆庆里的钱业公会大楼，与外滩建筑相呼应，共同构成上海金融走廊。如今，这里已被改建为上海市金融文化展示空间，守护着钱业界的历史荣光，大堂内定期举办各类展览，供人参观访问。2005年，钱业公会大楼被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。

第二件实事是创办《钱业月报》。

秦润卿自担任钱业公会会长以来，十分重视上海钱庄业的舆论宣传。他在1921年1月《钱业月报》创刊号上亲自执笔撰文，畅谈办刊缘起，“我国区域辽阔，物产丰富，号称地大物博，故各国以商业之战争场目之。如借款之要挟，铁道之敷设，种种扩张，无非保护商权……为今之计，吾侨商人，不得不急起直追，集众人之心思才力，以促进进行。此本报之所由来也！”秦润卿通过《钱业月报》这个宣传窗口，号召钱庄业同行必须追随潮流，在时代危机中寻找生机。

《钱业月报》连续刊发了一些有识之士改革钱庄业的文章，之前从不轻易示人的钱庄业内部情况“今乃渐渐披露”，这不能不说是钱庄业传统观念与保守心理的一次重大改变。

《钱业月报》于1921年创刊，至1938年暂停出版，后又于1947年复刊，至1949年4月停刊，一共出版发行了20期。如今，它是关于上海钱庄业兴起、发展及衰败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，弥足珍贵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钱业公会大楼（上海市宁波路25号）



《钱业月报》（秦润卿主编）

■说马

马嚼子驯烈马

桑金伟 文/摄

马嚼子，又叫口衔、衔铁，指马笼头套在马口内的部件，是金属或硬质材料制成的一种控制装置，用以控制马匹的活动。许多人对马嚼子视而不见，原因在于不明白它的用处。

其实，马嚼子的作用很大，并不亚于我之前几篇所写的马镫、马掌、马鞍。简单来说，马嚼子不仅用来“阻嚼”——阻止马匹偷吃路边的东西，而且还是传递策马人意图的感应器。如果仅仅是为了“阻嚼”，我们只要用“马嘴笼（马口罩）”就行了。

马嚼子的形状多样，安装后的马嚼子含在马口中，通常无法窥见全貌，仅看见露在嘴角两边的接环。马嚼子不易安装，它的大小、软硬、粗细、轻重、弯直等特性都会影响马的感受。合适的马嚼子不会对马造成不必要的压力或伤害，但如果马嚼子不合适，就会让马感到疼痛或不适，从而抗拒佩戴。

马嚼子是传递策马人意图的感应器。一旦马嚼子卡紧，马会立即感受到，从而调整行进速度或停止移动。马嚼子安装在马口腔内前切齿和后磨齿之间的空隙处（无齿区），据说这是马匹感应最强的部位。就像牛绳一定得安装在鼻孔里一样。有句歇后语说，“马嚼子戴到牛嘴上——胡来（胡勒）”，比喻做事不合逻辑、不切实际。

一般情况下马匹可以不戴马嚼子，但如果需要参赛，马嚼子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南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一场马球赛上，当双马并驰时，我看到骑手拉紧绳索，马被马嚼子卡紧，当即戛然而止。小小衔铁能驯烈马，马嚼子是防止马匹在狂奔中受伤甚至死亡的必要工具，可见约束亦是保护。

我想，马嚼子应该属于“轡”的组成部分。一般来说，一马配两条轡索，轡索的前端系于马口两侧的接环上，后端握于骑手手中。说到轡索，让我想起初中《语文》课本中要求背诵的名篇《木兰辞》，《木兰辞》中有一句至今还记得：“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”这“辔头”就包含了马嚼子。

马嚼子始于何时，我不得而知。而《木兰辞》出自南北朝，那么，至少在南北朝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马嚼子。

我曾在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内，拍到许多石马都有马嚼子。据此推断，马嚼子的使用在南宋时已经相当广泛。



铁质的马嚼子



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内石马上的马嚼子



嚼子）的赛马



被马嚼子勒住的赛马